

GANSU CAITAO

甘肅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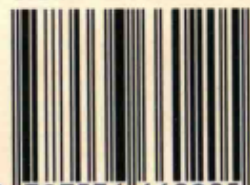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社



GA NSU
CAI TAO



ISBN 7-5366-6020-0



9 787536 660205 >

ISBN 7-5366-6020-0/J·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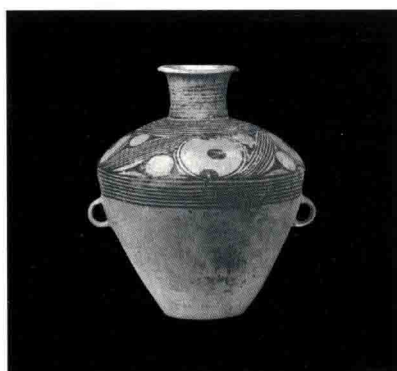
定价：380元

GANSU CAITAO

甘肃彩陶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彩陶/张力华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ISBN 7-5366-6020-0

I.甘... II.张... III.彩陶—甘肃省
IV.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6970号

甘肃彩陶 GANSU CAITAO

策 劃: 李書敏

主 編: 張力華

副主編: 馬建華 趙廣田

責任編輯: 郭 宜

封面題字: 徐祖蕃

封面設計: 邵大維

版式設計: 郭 宜

圖片攝影: 趙廣田 馬建華 張力華

電腦制作: 涂 燕

出版發行: 重慶出版社

(重慶市長江二路二〇五號)

製版印刷: 深圳華新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深圳八卦嶺六一五棟七—八層)

開 本: 787×1092mm 1/8

印 張: 三十

版 次: 二〇〇三年一月第一版

印 次: 二〇〇三年一月第一次

印 數: 0001—2000

書 號: ISBN 7-5366-6020-0/J·979

定 價: 三百八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發現印裝差錯 可向承印廠調換

前言

馬建華

甘肅彩陶文化是燦爛的黃河古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瑰寶。甘肅位于黃河的上游，境內的洮河、渭河和涇河等黃河支流滋潤着黃土高原的土地，猶如豐美的乳汁養育着在這一地區生活的華夏先民。勤勞樸實的古代西北人民，在這裏造出了中國最早的彩陶文化，結出了華夏大地最爲絢麗的彩陶之花。

在甘肅東部秦安大地灣遺址中，發掘出土的早期彩陶經碳十四測定距今八一九〇至七三七〇年，與兩河流域的哈蘇納文化的年代相同，同屬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文化。當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進入極盛期時她的藝術魅力表現平平。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區的彩陶文化進入衰退期，甘肅的彩陶反而一枝獨秀，器物越做越精美、圖案越做越絢麗。進入了馬家窑文化的繁榮期。彩陶器物工藝精緻、造型多樣，圖案繁盛令世人驚嘆。當華夏大地進入了青銅時代之後，甘肅更成爲了中國古代彩陶文化的保留地，大量寫實動物與簡約的人類抽象圖形，充滿着黃土高原西部古代民族的生活氣息。彩陶上的一幅幅精美構圖，將生活在甘肅的古代先民的生活情景定格在陶器的彩繪中，令人聯想翩翩，引導人們進入到如夢如幻的先民時代。

甘肅彩陶的彩繪藝術的靈感，源于甘肅古代生活的先民對生活、對自然、對自我意識的認識。大地灣一期的彩陶鉢口沿上的紅色寬帶紋，就如朝陽躍出海面的一抹晨曦，照亮了人類蒙昧的原始時代。甘肅仰韶早期的變形魚紋簡潔、生動，表現了在采集漁獵經濟時代先民們對賴以生存的對象的細致觀察。甘肅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圖案以豐美的圓點勾葉紋和腹部肥碩的大鰾紋，深刻劃出了人們對原始農耕業的期盼。在馬家窑文化時期，甘肅彩陶文化發展到了極盛階段，這時期的彩陶通過綫條、圓點、三角等各種圖形，構成了動若湍急的黃河，靜如磐石等數千種圖案。當進入齊家文化、四霸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銅文化時代，甘肅的彩陶文化仍在持續。齊家文化的彩陶以凝重的三角紋構圖爲主體；四霸文化的陶器造型多樣，出現了以動物造型與彩繪相結合的器物。彩繪紋飾活潑，有了犬、鹿等動物紋樣。到了辛店文化時期，用水鳥、蜥蜴、大角鹿等各種動物圖案來襯托占有極重要地位的犬形紋飾。辛店文化彩陶的動物紋樣豐富而寫實，散發着濃鬱的草原文化氣息。總之，甘肅彩陶文化的時間跨度達五千餘年，經歷了產生、繁榮、衰退各階段。她因原始農耕技術的開始而出現，也因原始農業的發展而繁榮。因地區性社會經濟的轉變而遷移，也因這一地區的游牧生活再次成爲主導而衰落。

甘肅彩陶是黃河文明的燦爛之花。她以豐富的器形、精美的紋飾、絢麗的圖案稱著于世。她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璀璨奪目的瑰寶。

甘肅彩陶之路

張力華

彩陶是華夏原始文明的一束絢麗奇葩。詩人艾青說它是『人類童年智慧之花』。

當人類有了第一次利用化學和物理的變化來改變物質性能的創造性勞動時——陶器誕生了，華夏先民們對於美的向往和追求隨之飛揚。彩陶藝術幾千年的發展演變，宛如一首壯麗的敘事長詩，不倦地向後人們訴說着華夏先民們澎湃激蕩的心靈激情，他們創造出的燦爛不朽的遠古文化如同哺育他們的黃河一樣綿延不息。

黃河流域是彩陶藝術的發祥之地。位於黃河中上游的甘肅地區蘊藏着豐富的彩陶古文化遺存。甘肅的彩陶經歷了萌芽、發展、鼎盛、衰退四個階段，因它獨有的時間和地域特色，在黃河流域的彩陶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甘肅秦安大地灣一期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於彩陶起源的迷惑猶如撥雲見日。甘肅彩陶的初創來自于黃土高原，來自于渭水流域。大地灣文化這一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文化因為彩陶的誕生而綻放出了原始的、絢麗的光芒。

大地灣文化的彩陶碳素測定年代為距今八千年左右，正處於萌芽起步階段，完全的手工制作，慢輪等簡易機械尚未出現，陶器的數量不多，器形種類也很少，顯得原始、純樸而簡單。彩陶的質料以混合有均勻細紗的泥料為主，多數陶質疏鬆，略顯粗糙。器表多數有一層細泥料，使得器物堅固、器表細密不易滲漏，也便于彩繪。正是這種純樸、粗糙和簡單，才證實了中國彩陶的起源。半球形的圓底器和有二三足的圓底器等簡單造型的器物，其彩飾紋樣同樣的簡單、奔放。飾在口沿部位紅色的寬帶紋平視如帶、俯視如環，折射出先民們古樸而智慧的哲學思辨，那道紅色仿佛是跳動着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點燃了先民們樸稚的審美情趣和豐富的想像力。

大地灣文化的陶器上出現了十多種紅或褐色的彩繪符號，諸如『↑』、『○』、『×』、『◎』、『+』、『卐』等等，專家們認為是指事符號，遠早于被認為是中國文字起源的半坡類型彩陶刻劃符號。文字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文字的雛形出現于誕生不久的彩陶上，華夏文明的曙光從這裏冉冉升起。

渭河流域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適種宜植，極利于農牧漁業的發展。隨着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彩陶之路也邁向了大發展、大興盛的階段。仰韶文化亦被稱為『彩陶文化』，進入此時，彩陶工藝發生了質的飛躍。半坡類型的氏族人群繼承了先人們制陶的傳統及工藝，并將之發揚光大。這時的人們已懂得精心地篩選、淘洗陶土，陶器的質地以磚紅色細

泥紅陶爲主。雖然依舊是手工制作，制陶的效率却大大地提高了，慢輪祇用于將模制或泥條盤築的陶器胚胎修整得規矩、光滑、整潔。無論是陶器的數量還是陶器的種類都隨着陶器在生活中的廣泛使用而豐富了許多。規正、細膩、陶色均一的卷唇圓腹圓底盆或鉢、葫蘆形器口的細頸壺、直口尖腹的尖底瓶、斂口束腰的葫蘆瓶成爲半坡類型陶器的典型特色。陶器上的裝飾以黑彩爲主，魚類、蛙、猪等動物形象成了當時的主要裝飾紋樣，也有少量簡單的植物形圖案。生活在渭水流域的人們對魚是那樣地鍾情。他們不厭其煩地利用各種方式來表現魚、描繪魚，來表達他們對於魚的喜愛，對於魚的崇拜，處處氤氳着圖騰的氣息。以至于數千年後的今天，華夏的子民仍把魚作爲吉慶有餘的象徵。

魚紋在半坡文化中持續的時間很長，由起初的形象寫實逐漸演變到後來的抽象寫意。早期的魚紋求全而具體，細微到完整地描繪出了魚的頭、鰓、鰭、身、尾各個部分，可愛而又生機盎然。長期使用魚紋，使魚紋變得程式化，表現方法日趨簡練和概括，魚頭成了抽象和變形的重點，寥寥數筆，便形神具備。碩大的腦袋，誇張的大嘴，瞪大的眼睛，還有將魚頭對剖成平面的，或是兩個魚頭接一個魚身的等等，幾筆弧綫成了細瘦狹長的魚身，以至于抽象到後來魚紋簡化成了三角形、菱形與直綫賦有規律和動感的圖案組合。魚紋變得詭異而充滿了靈性。多種奇特的表現手法令今人想到了印象派大師畢加索，更令現代追求此道的藝術家們望塵莫及。

這段時期少量陶器上出現了猪的形象。隨着原始農業的進步，猪、狗等多種動物已被人類馴化，成爲氏族人工大量飼養的家畜。人們對於猪的喜愛不亞于魚，除了猪那憨厚形態，更主要的是猪肉已成爲人們飲食結構中主要的肉食來源。擁有猪便標志着擁有財富，這是私有財產的最初形態。漢字『家』，是一個典型的象形字，它爲我們詮釋了家的起源，房下有猪，就成爲了家。人工飼養的猪爲個人所擁有成爲私有財產，導致了家庭的產生，進一步引起階級的分化，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大地灣出土的仰韶早期的彩陶中著名的猪面細頸壺可謂是精品之最。壺上腹一周繪四個連續猪面，互連相鄰的猪面巧妙地共用一隻大眼，猪的橫鼻被表現得既形象又誇張。

藝術來源于生活，這句真理亘古不變。彩陶的紋樣究其淵源，無非來自于先民的生活，從他們生活中的動物、植物以及編織紋樣中蛻化而出。人們在原始采集和不斷發展的農業生產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知識，陶器的造型越發美觀、實用。越來越多的動物和植物被人類不斷地認識和利用。七千多年前的大地灣已經開始人工種植糜子、谷子等農作物了。這些與人們的生活有直接關係的事物被藝術地表現在了陶器上。植物紋樣在廟底溝類型彩陶上的應用最具普遍性。到廟底溝文化類型時期，半坡類型多用的簡潔、勁直的綫面組合的紋飾風格被流暢、圓潤、富有韻律感的弧綫、圓點的組合風格所替代。在點、綫、面的反復、重疊、交叉與組合變化中，充分

地表現出了對稱、均衡、統一、對比、和諧的美的法則，同時又表現出極強的規律性和節奏感。常見的弧綫三角紋、圓點鈎葉紋等被發揮到了極致，或呈放射狀旋花紋，或呈連續組織的帶狀紋，或呈弧邊三角形與圓點細綫組合的幾何圖案。或枝、或葉，或花、或實，使人感到自然而舒暢，心中對於大地賜予人類萬物恩惠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自然而流動的圖案仿佛一串串浪漫而舒緩的音符從畫工手中的筆尖流淌出來，凝固在了那精美、細膩、圓潤的器皿上，留下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樂章。

考古學家們將仰韶文化晚期到馬家窑文化初期間的這段過渡文化命名為『石嶺下文化』。石嶺下文化的內涵及其重要性在於它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上承廟底溝文化的精髓，下啓馬家窑文化之發端，而它本身又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石嶺下文化類型的彩陶，起先仍以細泥紅陶為主，後來多是堅固、細膩的橙黃陶。彩繪多用黑色，構圖疏朗，很少有內彩。初期有少量的旋花紋、弧三角鈎葉紋等，不久便由以鯢紋為代表的主題花紋占據了主導地位。鯢，兩栖類動物，因其面似小孩，會發出嬰兒啼哭般的聲音，俗稱娃娃魚，如今在河隴以東地區仍有這種珍稀動物。鯢紋的使用，說明當時傍水而居的人們視鯢為神物。鯢紋頭部多似正面人臉，頭頂有枝狀鰓，下頷有胡鬚，身體呈頭尾向右擺動的姿態，身體部分填充斜網紋代表魚鱗，肢端有四指。後來的鯢紋肢爪增多，肢端簡化，鯢紋由寫實而發展到被人格化或神化，鯢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被奉為圖騰或視為禁忌。專家們認為這種被神化了的鯢的形象便是『龍身而人首』的『伏羲氏』的雛形。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甘谷地區出土的鯢紋雙耳彩陶瓶，因其有著豐富的文化和歷史價值，被定為國寶。

馬家窑文化是黃河中上游甘肅地區所獨有的新石器文化類型，它將甘肅彩陶的發展推向了鼎盛的巔峰。盡管這種文化與其他地區同時期的文化有著時間和空間上的關聯，但是因它獨有的地域特色，發達的文化內涵，獨樹一幟地將甘肅彩陶之美發展到了最高境界。考古學家根據馬家窑文化的時代變遷和文化內涵的演進，將其排列為馬家窑類型、半山類型、馬廠類型這樣的先後序列。

馬家窑類型的彩陶，其陶土經過反復地篩選、淘洗，成品陶質堅硬、細膩，經過反復地打磨，光滑發亮。隨著人們在農業生產和生活中對於陶質器皿的大量需求，加之慢輪已被廣泛、普遍地用于制陶，無論是陶器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馬家窑類型的人們生活在洮河沿岸，依山傍水，其彩陶文化呈現出濃濃的水鄉氣息，再也找不出一種能像它這樣有著獨特氏族部落的、獨特地區生活韻味的文化類型來。馬家窑彩陶的器形多以捲沿鼓腹盆、雙耳瓶、壺、斂口瓮、侈口有肩尖底瓶為主，渦旋紋飾所反映出的傍水而居

的生活氣息，為其他地區所不及。

馬家窑類型早期彩陶多承石嶺下風格，由簡單變得細致，依然顯得疏朗大方，但更讓人覺得清新、秀麗。多以與水波有關的蛙形紋、捲波紋、圓點紋和弧三角紋為主題紋飾，主題紋飾的變化是豐富多樣的，每一種圖案都能變幻出各種不同的形態，僅僅一種捲波紋的變化就層出不窮。使用的色彩仍是黑色，但是圖案本身變化所帶來的那種波動，在莊嚴中透着熱情，洋溢着對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呼之欲出的生命的力量。

內彩在這時已興起，圖案簡單，多以十字形為主題，不似外彩那樣複雜多樣。

到了馬家窑中期，彩陶的數量和種類有了更大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時的彩陶裝飾藝術邁入巔峰階段。首先是器表打磨得越發光滑，在堅細泛光的橙色器物上用濃黑發亮的黑彩繪出千變萬化的紋樣來，美得令人目眩，多種紋樣被綜合運用，更有神奇而又變幻莫測的效果。一件器物上往往既有動物紋，又有植物紋，甚至還有捲波紋和幾何紋。抽象、簡化的動物紋或者植物紋被巧妙地組合在編織紋或幾何紋中，顯得那樣協調、統一。在這一時期，捲波紋、旋渦紋逐漸發展成為主要的母體圖案之一。圓點紋的使用使得彩繪更加精彩，以圓點為中心的旋渦紋或同心圓圈紋等，雖然祇是圓點與圓圈或弧綫的多元組合，却賦予極強的生命和律動，千變萬化的圖案，祇需隨着圓點稍微移動一下，便又變幻出千萬種不可知的圖案來，無一不讓人感到生動、靈活的氣息。

內彩在這時大為興盛，而且圖案繁復多樣，件件都是團花似錦，分外的絢麗。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武威地區出土的一件深曲腹彩陶盆，就是一件有着華麗內外彩的精品。

馬家窑時期的彩陶，簡直就是遠古彩陶藝苑中的一枝奇葩異卉，雖然隔得那麼久遠，我們依然被它濃鬱的芬芳所陶醉。

豐富而燦爛多姿的半山類型彩陶繼往開來將馬家窑彩陶藝術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掀起了又一個興盛繁榮的高潮。在中國史前諸多考古文化中，半山類型的彩陶比例最高，其中在生活居址出土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而墓葬中出土的則多達百分之八十五。

半山類型陶器的種類非常豐富，更多地出現了腹部較高，豐滿圓鼓且體積很大的大型瓮、罐等容器，這使彩繪在陶器上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間。高大、魁偉、豐滿的器形與這一時期繁復絢麗的紋樣形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顯得雍榮華貴，極為壯觀。

黑、紅復彩出現并盛行于半山類型期間。一般用紅彩勾勒出母體花紋，兩側配以黑彩，與紅彩相鄰的黑彩內側繪鋸齒紋，齒尖刺向紅彩。這種構圖和創意是半山彩陶花紋特有的範式，是半山最鮮明、獨特的標志。

由黑、紅復彩及鋸齒紋組成的半山母體圖案達幾十種之多，葫蘆形網紋、編織紋、旋渦紋、橫帶紋、圓圈紋、菱格紋等不勝枚舉。半山類型的人們分布于河流、水源較多的地方，以洮河流域和黃河沿岸為主。直觀半山彩陶便能明了，反復使用的連續旋渦紋處處反映出人們對於河流的依賴，水流旋動、浪花碰撞激起了他們心中千萬種遐想和感悟。填充着網格編織紋的葫蘆形紋樣，正如漁民們的魚背簍，使四千多年前先民們捕魚生活的氣息撲面而來。

鋸齒紋和網格紋的普遍使用告訴我們，那時的人們一定是得到了編織物的啓示，因為隨着生活的不斷改進，動、植物的纖維越來越多地在生活中被利用，編織物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顯得重要起來。

源于馬家窑類型的旋渦紋是半山類型極富代表性的花紋之一。旋渦紋出現在陶器上總是以逆時針方向旋轉。旋渦紋的發展因循着兩個方向，一方面向着波紋舒捲展開方向延伸，及至形成又一個旋渦，另一方面圓心被不斷地擴大，而多種多樣的編織紋、植物紋、圓圈紋、帶狀紋被用來填充圓心內部，兩旋渦紋之間亦有多種紋樣填充。這被捲波旋繞在中心的繁華富麗的旋渦紋成了器物主要部位——鼓腹的裝飾。旋渦紋由初期的兩個、四個、五個、六個、八個等，逐漸演變為四個大旋渦紋，成為半山中、晚期的定式。腹部花紋下開始盛行單股的水波紋。

人蛙紋出現于半山中晚期，是半山類型的新紋樣，也是半山類型中晚期代表性的像生動物紋。人蛙紋又被稱為『神人紋』，構圖具有人、蛙的雙重特徵。

半山彩陶不但母體紋樣繁雜多變，圖案的立體設計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和境界，使你在不同的角度都能領略到其彩陶藝術不同的風采。腹部花紋是彩陶的主題，若從上部往下俯視鼓腹部的花紋會展現出多姿多彩的視覺效果，極具視覺衝擊力。平視為層層等距的垂弧紋，俯視則像黑紅相間重重盛開的花朵，平視為規矩排列的橫條帶紋或鋸齒帶紋，俯視又變成了層層套合的同心圓。連續不斷的旋渦紋更是神奇，俯視依然往復循環，綿延不斷，頂部呈弧曲旋轉的多角星形，浪漫而美麗。人蛙紋俯視亦呈現奇特的星形花瓣狀，而葫蘆紋若俯視則呈現對稱的十字花瓣。

追根究源的話，馬家窑文化是在甘肅隴東仰韶文化基礎上派生出來的。仰韶文化晚期，正是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區的彩陶文化全面走向衰退時，馬家窑文化却又異軍突起，將甘肅的彩陶工藝發展到極致。雖然在馬家窑類型階段，彩陶的紋樣保留了不少仰韶文化的基本母體和元素，但是進入半山類型以後，無論是器形、花紋和配色等方面都掙脫了傳統的束縛和羈絆，呈現出一派新氣象，新的藝術風格一直延續影響到馬廠階段。

馬廠早期，彩陶的藝術風格正在形成之中，與半山晚期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間器形、紋飾的類似和一些極為明顯的影響關係，正反映出它們之間在時間和空間上及氏族部落間

密不可分的關聯。

半山時期仍用打磨的方法來取得陶器的光澤，而馬廠則大量地用陶衣代替打磨，陶衣多是土紅色或暗紫色，上面再繪黑色花紋。從製做方法和效率上講是進步了許多，但彩陶因此而失去了往日華美的光澤，加之馬廠紋飾不斷地開放，越發簡約，再也無法與早期彩陶的精工細繪相媲美，這一切都預示着彩陶的衰退。

初期，彩陶仍流行黑紅復彩的構圖，延續兩股鋸齒黑彩夾一股紅彩的半山模式。鋸齒紋雖常見，但已變得排列稀疏不整。到馬廠類型的繁榮期，紅黑復彩和鋸齒紋便很快消亡了。

馬廠類型的四大圈紋是最具代表性的花紋之一，是半山時期同樣花紋的延續和發展，畫面較半山時期有所變化。半山時期旋接四大旋渦中心的旋形弧綫在馬廠時期被斷開了，四個圓圈被不斷擴大。圓圈的填充紋樣成爲了主題紋飾的重點，圓圈紋、菱格紋、網紋、折綫紋等等，豐富多樣，復雜多變。而與旋紋有關的僅存在一些非常粗糙的，或單獨不相連、或互相纏繞似乎有生命存在的軟體動物一樣的簡單紋飾，而這種紋飾正是馬廠中、後期廣泛使用的回紋、勾連紋的雛形。回紋、勾連紋多用于體積中小型的壺等器物上，粗獷、質樸，日後青銅藝術中所使用的回紋、雲紋、雷紋等無不與此有着淵源。

在半山中晚期產生并發展成熟的人蛙紋，在馬廠類型中終於成爲主流紋飾，如果說半山類型的人蛙紋較寫實具體，四肢向上有指爪，頭部多以圓圈代替，馬廠類型的人蛙紋則是極富變化的，變得復雜而日趨抽象，不斷出現新的組合和變體，有的將頭部省略，似乎以器口做人蛙紋的頭部，有的將身子省去祇留下肢爪。到了馬廠後期，人蛙紋多以各種形式的肢爪紋出現，不斷地衰變，使連續的、三角折綫的，或是十字形的、『卍』字形的肢爪紋成爲一種象徵性的寫意幾何紋飾，最後失去了活力走向了終結。

人蛙紋又被人們稱做『神人紋』，它是人與蛙或者說神與人的雙重組合，具有雙重特徵。半山、馬廠的許多人蛙紋彩陶上，還在人蛙高舉起呈揚撒狀的四肢旁畫上了許多兩端稍尖的小橢圓形，形如谷物等糧食的種子顆粒，既像先民們在祈求播撒百谷的神人爲他們多多降播糧食，又像在感謝神人爲他們播撒百谷使他們取得了好的收成。黃河中上游是原始農業的發祥地，儘管仍使用石器，屬於刀耕火種階段，但已有了一定的發達程度，那些大型的、容量很大并繪着人蛙紋的彩陶作爲糧食的盛貯器足以爲證。人們心中產生了護佑農業生產的農神，人蛙紋又被認爲是農神的形象。

盡管原始的先民們生產手段簡單，對大自然充滿了敬畏，總是希望能獲得他們所崇拜的獸、神的護佑，能逢凶化吉。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人蛙紋是對人類自身的肯定，人類的生存是與大自

然做鬥爭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人類不斷地顯露、開發出自身的聰明和智慧。勞動創造了人，而人創造了一切，所以他們把神賦于人的形象。

從半山晚期盛行的飾在腹部花紋底部的垂弧水波紋，一直被人們深深喜愛着，視做是對主題紋飾不可缺少的補充和完善，直至馬廠類型晚期這種花紋仍被延用。

當時間的長河流淌到齊家文化時代時，黃河流域的文明已發生了質的飛躍——青銅時代來了，美觀、堅韌、耐用的青銅生產工具和生活器皿對彩陶文化造成很大的衝擊。

甘肅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其原始的經濟形式也是多元的，在黃河流域原始農業不斷發展的同時，畜牧業也在各個地區有着不同的發展，成為經濟基礎中非常活躍的因素，同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斷強大、擴張，強烈地衝擊着黃河流域的農業文化，甘肅彩陶走向了衰退。以農業文化為主、影響廣泛的馬廠類型的文化衰落了，被充滿着活力、農牧業都很發達、銅石并用的齊家文化所代替。但馬廠的彩陶藝術并未因此而消亡，它對周邊地區的影響綿綿不絕，在西北地區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在甘青地區乃至中亞腹地的廣闊範圍內的史前青銅文化中起着重要的承上啓下的作用。

齊家文化是多元而復雜的，受其他地域文化的影響很大。這一時期以素陶為主，彩陶數量很少，但極具特色。雙大耳罐、高領雙耳罐是齊家典型、賦有特徵的器物，陶質多以泥質紅陶為主，夾砂粗紅陶也占有一定比例，少量塗有米色陶衣，彩繪有黑色，紅褐彩也很多。彩繪的紋樣簡單、工整，多以勻細的綫條組成的菱形紋、方格紋、三角形網格紋、折綫疊三角紋等構成。有些器物上紋飾比較多，從口沿內到腹底都有，這些陶器的陶質較細膩，看起來很是細巧。但齊家文化終于被周圍迅速崛起的數個以畜牧業為主的文化替代了。彩陶藝術被甘肅中部的辛店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延續發展，直至沙井文化為甘肅彩陶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辛店文化是青銅時代的一種文化，這一時期的彩陶已屬西北地區彩陶藝術衰退時期的製做。辛店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肅蘭州以南的黃河、大夏河、洮河流域。畜牧業在其氏族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這一特點在它的彩陶圖案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辛店文化的陶器製做已顯粗糙，陶質不再細膩，說明陶土的選用不再像以往那樣精心地淘洗、篩選了，陶土裏面含有許多石英砂及碎陶顆粒。陶器的表面多施米黃色陶衣。多用黑彩，也有用黑紅復彩的。有的用紅色畫出主題花紋用黑色勾邊，有的以紅色為襯底，上面用黑色畫上花紋。辛店彩陶紋飾與以往其他文化類型的彩陶紋樣大異其趣，躍入你眼裏的是生動而又寫實的草原生活場景，有太陽、飛鳥、羊、犬、牧羊人等。其中最能代表辛店類型彩陶、最別致的紋樣有兩種。一是形似羊角的雙鉤紋，比較抽象，直觀地看它反映出的是辛店發達的畜牧業，羊已成為

人們重要的生活資料，並可用以物物交換。從另一方面來講，也反映出辛店類型的民族是被稱為東方牧羊人的羌人。從文字的淵源來看『美』字，《說文》本義從『羊』，從『大』，也就是說大的羊在原始人類的眼中就是美的，繁殖能力强、肥碩、健壯、頭上長着彎彎雙角的大羊，不但形美，更是味美。似羊角的雙鈎紋在辛店類型的彩陶上被廣泛地應用，它成為一種象徵性的符號，具有氏族圖騰的神聖含義。另一種紋樣是太陽紋。在不斷生產實踐中，人類越來越多地認識天氣、氣候、季節對於生產、生活的影響，對於宇宙星辰的變化充滿了神秘感和好奇心，太陽成了他們心中頂禮膜拜的神祇，所以閃爍着光芒的太陽紋頻頻出現在辛店類型的彩陶上。

在辛店的彩陶上，犬的形象也不少，證明在當時的畜牧中，犬已成為了牧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那人格化的犬首人身紋，說明犬在辛店文化部落的原始崇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辛店晚期另一種典型紋飾，被學者們稱為『唐汪式』，除了紫紅色陶衣外，主題紋飾也受馬廠類型的粗獷旋渦紋影響較大，流暢、粗放、動感頗強的旋渦紋被大面積地繪在唐汪式器物的頸、腹部，所以紫衣、黑彩、旋渦紋是唐汪式所獨有的定式。

分布于河西走廊武威以西的四壩文化，是包含有彩陶文化的青銅文化，受東面文化的影響較大。早期的四壩彩陶，無論是紋飾、器形都深受馬廠文化的影響。馬廠晚期雙肩小耳罐很流行，在陶質粗糙的夾砂陶器上，多施以暗紅色陶衣。黑彩顏料沒有仔細研磨，發灰的黑色花紋凸起，略有立體感。擬蛙紋及變體的擬蛙紋使用較多，『Z』字形紋、方格紋大量應用。

四壩文化發展到中期最具特色的是帶有矛形飾鈕蓋的四耳罐，蓋上多有一個小圓孔用以拴系，這種器形的大量出現很可能是四壩游牧民族為了便于使用、出行攜帶方便而創造的。四壩文化在這一時期也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影響。有的器物胎薄、精細，類似齊家的雙大耳折腹罐大量出現在這裏，齊家的器形上繪上四壩特有的密集、沉悶的網格紋、折綫紋等成為這一時期的特色。

當四壩文化自身的特徵顯得很鮮明時，四壩文化已走向了晚期，器物的形式增多了，出現了諸如人形罐、鷹形壺、立犬蓋方鼎等許多奇特的彩陶。彩繪除了黑色外，也有用紅色繪的。手紋、雷紋、三角形網紋、折綫紋等均以均勻的直綫構成，看起來勻稱、規整，顯得靜謐、沉悶甚至壓抑。父系家長制的氏族社會逐漸解體走向了奴隸制的階級社會，階級壓迫等社會矛盾使得階級鬥爭與日俱增，彩陶文化前期那種生意盎然、稚氣可掬、婉轉流暢的紋飾消失了，四壩晚期的彩陶紋樣使人明顯地感到權威統治的壓力。這種紋飾反映出了社會性質的變化，成為後來統治階級所專用的青銅器紋飾的先導。所以說彩陶藝術為商周的青銅藝術的出現奠定了形式基礎。

中原內地社會迅速向前發展，甘肅的中、西部地處邊遠地區，社會發展的進程比較慢，製陶工藝一直停留在手工階段，長期以來未能掌握快輪制陶技術，彩陶生產延續時間要比內地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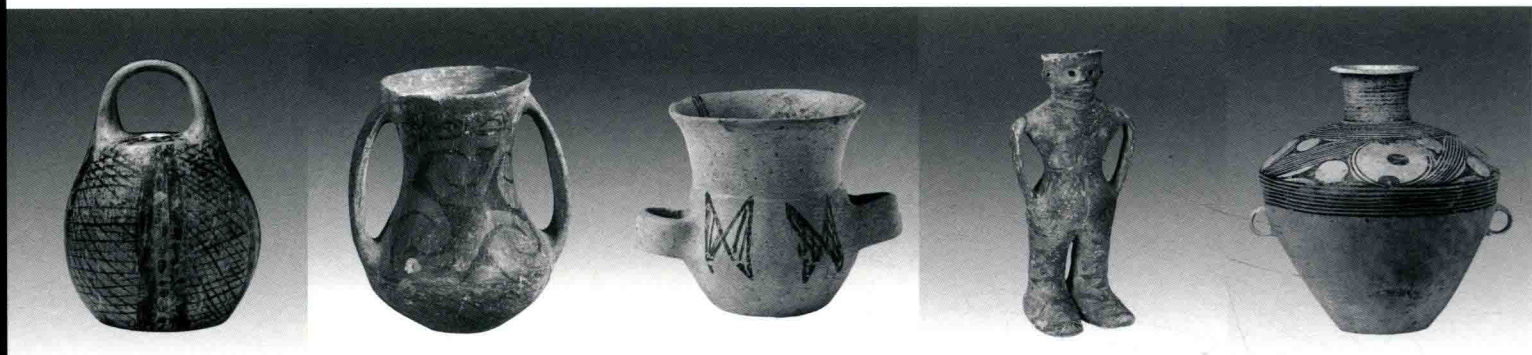
多，到了青銅時代依舊十分發達。所以彩陶在四壩文化中經久不衰，直至春秋時期的沙井文化中仍有彩陶出現。

沙井文化的內涵是非常復雜的，雖然對於這種文化的族屬尚無定論，但它是歷史發展、民族交融的產物，可以肯定它是以牛、馬、羊的畜牧為主體的游牧部族文化，晚期已進入鐵器時代。沙井文化的彩陶受多方面文化影響，具有濃重的游牧民族的氣息，彩陶的主要器形有單耳筒狀罐和雙肩耳圓底圓鼓腹壺，器形一般都比较小，便于隨行攜帶。沙井彩陶的陶質很粗糙，多數含有碎陶末。紋飾以紅色繪成，最有特色的是細長的倒三角紋，也有三角形網紋和菱格紋等幾何形圖案。沙井文化是甘肅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沙井彩陶為甘肅彩陶添上了最後一筆悠然色彩。

甘肅彩陶藝術以其高度凝練、以意為形、充滿了動感的圖案，彩繪紋樣與器物造型完美的結合，形成了強烈的藝術風格，不但有着濃鬱的地方色彩，而且經歷了萌芽、發展、鼎盛、衰退四個階段，有着自己完整的發展演變體系。七千多年前的甘肅先民們從勞動中創造的彩陶藝術，既是他們生活現實的寫照，又是他們美好希望的象徵。氣象萬千的彩陶藝術延續了五千餘年，是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偉大起點，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原始藝術，它反映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黃河中上游各個氏族部落的文化面貌和各類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融合，是華夏文明源頭的重要組成部分。彩陶藝術閃耀着永恒的光芒。

圖
版

目 錄



前 言	馬建華
甘肅彩陶之路	張力華

圖 版

大地灣、半坡類型	2-16
廟底溝、石嶺下類型	18-31
馬家窑類型	33-71
半山類型	73-104
馬廠類型	106-157
齊家類型	159-171
辛店類型	173-194
四壩類型	196-219
沙井類型	221-225

